

# 装着幸福的木匣

林怡静

祖母有个黄杨木的木匣，常年摆在老屋窗台上，被午后的日头养出一层琥珀色的包浆。匣子没锁，扣着小小的铜搭扣，一掀就开。可我们这些孙辈，谁也没敢真去掀开过——仿佛那里头装的不是物件，而是祖母用大半辈子光阴，一点点攒下来的、有声有色的静默。

木匣是祖父做的。他是个闷头做活的木匠，刨花里讨生活的人，据说当年给祖母的聘礼，就是这口匣子。祖父话少，刨子推过木料，发出春蚕食叶般的沙沙声，便是他的情话了。木匣的四个角，他没用铁钉，是挑了最费工的榫卯，严丝合缝地咬在一起，像一对朴拙的承诺，不怕岁月颠簸。祖母说，刚成家那会儿，里头是空的。后来，它就像一只沉默的胃，开始消化日子里的零零碎碎。

我见过祖母往里头放东西。不是什么稀罕物。有时是父亲第一回领了工资，给她买的一小盒雪花膏，她用

指尖蘸一点，在腕子上抹匀了，才将空了的印花铁盒收进去。有时是母亲某年病愈后，为她缝的一副棉布护膝。更多时候，是一些无字的“字据”。比如，我掉第一颗乳牙，她用手绢包了，搁进去；小妹学走路，在院子摔了第一跤，沾了灰和泪痕的那颗纽扣，也被收了进去。这些，都是她从生活这匹粗砺的布上，细心裁下的、带着体温的样片。

老屋的烟火气，是木匣呼吸的背景。清晨，煤炉上坐着的铝壶突突地响，白汽氤氲过窗台，木匣的轮廓便柔和了。正午，煎鱼的油香、炖肉的酱香在屋里乱窜，最后似乎也都丝丝缕缕地，被那木纹吸了进去。黄昏，祖母就着天光纳鞋底，锥子在头皮上轻轻一擦，线穿过千层布，那细微的“嗤”声，和木匣的沉静，是绝配。木匣从不说话，可屋里所有的声响、所有的气味、所有光影的挪移，仿佛最终都成了献给它的、无声的祭奠。

它静静地守着，守着那些比记忆更坚实、比言语更恳切的证物。

直到那个秋天，祖母像一片安静的叶子，落回了泥土。整理遗物时，母亲颤着手，终于掀开了那枚铜搭扣。没有珠光，没有宝气。一层素净的蓝布下面，平平整整的，是一叠大小不一的鞋样。最大的是祖父的，宽厚得像船；最小的是我的，要孩的脚掌，玲珑得让人心尖发颤。鞋样之间，夹着些别的：几张早已失效的粮票，边缘磨得起了毛；一绺用红头绳系着的、我的胎发；还有祖父那柄断了半截的旧木工尺。

母亲拿起最底下一样东西，那是一张裁剪得极仔细的、香烟盒里的锡纸，被摩挲得光亮如镜。锡纸里，小心翼翼地包着三四粒干瘪的、深褐色的种子，辨认了许久，谁也说不清那是什么花的种了。

我们都怔住了。原以为会触到一匣沉甸甸的、可供追缅的往事，却不

料，最终捧在手上的，是一匣子轻飘飘的、关于“将来”的诺言。那些鞋样，是为再也回不来的人备的；那些种子，是为再也开不出花的春天藏的。

原来，祖母的木匣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装下“过去”的。它装的，是那些在拮据与劳作里，依然固执地想要给予的温柔；是在知道一切终将逝去后，依然虔诚地为自己、为后人，预留的一份“可能”。幸福哪里是已经收获的果实呢？它原是那颗被保存起来的、无人认识的种子，永远在等待一个，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春天。

木匣如今传到了我手里，空着。我摩挲着它温润的边角，仿佛触到了祖父刨子下的木纹，闻到了祖母冬日里手心的温度。我该往里头放点什么吧？我忽然懂得了那份空茫的期待——最深的幸福，或许就是为未知的美好，永远保留一个洁净的位置。

## 元旦辞（外三首）

熊轲

### 新年祝愿

窗外细雪飘扬，细嗅寒梅绽放幽香  
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间追忆，沉淀过往  
爆竹声中热情击掌，与马年再次邂逅

有最初的诚挚、纯粹，摹绘平凡的团圆  
不惧深冬的萧瑟、寂寞  
梦有步步生花 感知岁月静好  
演绎更加灿烂心之旅

倾诉新声，浅唱新章，时光温婉动人  
与铿锵鼓点合拍，相信未来皆有可期  
怀揣感恩、希望、祝福  
悄然等候 眷盼遇见  
迎接骏马送春的每一刻

### 明天会更好

覆雪树影在庭院摇曳，美好朦胧  
灯盏照亮霜花，诠释天然的浪漫  
梅影萦绕暗香，记忆或浓或淡

脚步放慢，携着祈愿感受烟火  
风雪簌簌，我们轻唱春暖花开心跳加速，新年贺卡写下思念，

悄悄地描绘未来，期待美丽邂逅  
流下热泪，将幸福瞬间细细寻觅

### 魂牵梦绕的年味儿

灯笼照亮雪影，清新的风抚摸脸庞  
感受时光愈加红火，钟情新年风味  
渲染幸福寓意，团圆令人魂牵梦绕

怀揣温馨情愫，新年不负最美青春  
时光中自由勃发的生命，像雪中梅  
坚韧而勇敢，钟情土地孕育的乡情

期待要遇见的笑靥，对窗低吟浅唱  
憧憬美好心愿，心中珍藏一缕记忆  
留下祝福盼春到来，感受人生意义

## 元旦漫忆

谭梓健

时近岁阑，偶翻《荆楚岁时记》，见“正月一日，是三元之日也”之句，心中蓦然一动。三元者，岁之元、时之元、月之元。元旦二字，自古便裹着天地初开般的清气。

我的童年元旦，却无关这般玄远的意趣，倒是与一阵摩托的轰鸣，一只炸鸡的油香，牢牢系在一处。

那时我们家尚在二十里外的镇上。元旦前一日，父亲便会骑了那辆摩托车来接我。那车旧了，漆色斑驳，引擎声嘶哑粗重，跑起来如一匹喘着老气的铁马。我搂着他的腰，将脸侧贴在他厚实的脊背上，便能隔了棉衣，听见那沉稳的心跳，混着摩托颠簸的节奏。车过处，黄尘微微扬起。两旁的田野空阔着，冬日的阳光薄薄地铺在上面，泛着慵懒的光。风声在耳畔呼啸，却因了身前这堵墙，一点也吹不到我身上。这摩托上的二十里路，便是我元旦的开篇。

县城的人民公园，那时算是顶好的去处了。园子不大，布局也简单，一座土山，一湾结冰的浅池，几条碎石小径。景致是谈不上的，妙在那份空旷与自由。游人不多，多是如我们一般的寻常人家，扶老携幼，缓缓地走。母亲会在池边寻一块干净石头，铺上手帕，坐着看我们嬉闹。我与姐姐则去爬那土山，山坡平缓，覆着枯草，爬起来毫不费力。登到顶上，也不过矮矮地俯瞰一下园子的全貌，心里却觉得征服了什么的了不起的东西，快活得要喊出来。父亲则呵呵地跟在我们后头，偶尔喊一句：“慢些，别摔着。”

公园也有几辆供人租赁的脚踏车，铁架粗大，漆成黄色，头顶有个帐篷。我们一家四口便租一辆，父亲在前掌握方向，我与他同蹬，母亲抱着妹妹坐在后座。车子沉沉地，轧过碎石路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们不大

说话，只是用力地蹬，看两边的光秃秃的冬树，慢慢地向后移去。我后来读《东京梦华录》，见其中记载元旦日开封街头“皆结彩棚，铺陈冠梳、珠翠、头面、衣着、花朵、领抹、靴鞋、玩好之类”。虽来之元旦非今日之元旦，但那场景是何等锦绣繁华啊。我们这灰扑扑的公园，粗笨的脚踏车，自然无法相比。然而这无须言说的陪伴，或许倒是更近于家人共聚的本意。

黄昏时分，是该回家的时候了。摩托重新启动之前，父亲往往会将车头一拐，驶向镇上新开的炸鸡店。一个就要二十几元的汉堡和一对炸鸡翅，在当时，不失为一笔奢侈的开销。玻璃门内灯光雪亮，飘出的香气是混合着油脂、调料与白面甜胚的气味，热腾腾地。父亲会买上一个全家桶。我们并不进店，就站在摩托边，打开纸桶。炸鸡块裹着金黄的、颗粒

粗糙的外衣，在冷空气里冒着丝丝缕缕的白汽。顾不得烫手，忙不迭地咬下去，一声脆响，里面是雪白滚烫的鸡肉。那滋味，咸、香、脆、烫，是一种极为直白而汹涌的感官快乐，毫无中和与含蓄。这大概是童年对丰足与甜美最热烈的理解了。

又是一年元旦将至，想起古人曾写“筮仕无中秩，归耕有外臣。人歌小岁酒，花舞大唐春。”诗人仕途失意，归隐田园，元日里歌酒自娱，别有一种淡泊的欣悦。我的童年元旦，自然无比风雅，不过是一个普通家庭，用一点微末的闲暇、一段摩托的行程、一次公园的漫步、一顿奢侈的快餐、合力酿出的一点微甜的希望罢了。这点希望，如同冬日稀薄的阳光，并不炽烈，却足以照亮一颗童心，让它相信，日子总是值得期盼的，前路总会有香喷喷的奖赏在等着。

## 提着晨光推新年

罗依衣

天色依然沉在靛蓝里，街巷蜷缩未醒。我推门而出，并非为了奔赴，只为拾取。那光，还未成片，稀薄得如同隔夜清茶最后一缕水汽，浮在东边鳞次栉比的屋脊上。能“提”么？我竟伸出空悬的手，虚握一把——掌纹里果然落了许些微温，淡金，游移，仿佛握住一尾刚孵出的、透明的鱼。这便是我晨起的薄礼了，无须凭证，亦不标价目。

转过街角，风迎面一撞。手中虚无的“晨光”似乎晃了晃，洒出几星，溅在枯草覆着的眉睫。忽而想起古人“曦车”“日御”之说，竟觉荒唐又亲切。羲和驾着六龙车辚轰然行天，何等威仪！而此刻，我指间这点微光，怕是龙辇颠簸时，从帘隙逸出的一粒金尘罢？神话的庄严，到底碎成了人间可掬的碎金。脚步不觉轻快，像揣着一个无须保守的秘密。

长街尽头，市场已有了匍匐的声

响。鱼贩摆开银亮的鳞彩，菜农码齐翡翠与紫玉的阵列。我的“晨光”，在这里失了颜色，却又仿佛融入那片生腥的、蓬勃的热气里，成了他们劳作背脊上一抹无声的镀层。一个老人蹲在摊后，用冻红的手指数着硬币，叮当声脆。我将手摊开，让那抹虚光落在硬币上——它们能因此多换一棵青菜么？不能。但老人抬头，浑浊眼珠里映出东方一缕亮，他呵出口白气，笑了。晨光提不来温饱，却能兑换瞬间的笑意，这交易，倒也公允。

时间之流在此刻，显出奇异的质感。它非线，非箭，更像一片可涉的浅滩。我提着今日最初的微芒，像提着一盏风灯，照见脚下鹅卵石般的、密密挤着的昨日、前日、去岁。而前方，新年，并非陡然矗立的界碑，它只是一扇门，虚掩着，门后光景未定，只透出暖煦的、含混的喻响。我用肩头，轻轻“推”去。

“推”这个动作，含着些温和的抗力。门轴或许生了锈，吱呀一声，响得悠长，惊动记忆梁上的尘埃。去年许多未竟之事，未写完的信札，未启程的远足，未释怀的芥蒂，都随尘埃簌簌落下，沾在衣襟。我不拂去。它们也是行囊的一部分。提着晨光，推新年之门，仿佛旧岁的薄暮与新的曦光，在门槛上交叠成一瞬斑斓的迷离。这一推，仪式便完成了么？不，仪式早已散落在之前提光的每一个刹那。

步子引我登上小丘。城郭在脚下缓缓摊开，苏醒声渐次磅礴。手中“晨光”已不再是游鱼，它漫溢开来，浸染我的手，我的袖，我目光所及的万千屋瓦与窗棂。它重了？抑或轻了？我分不清。只觉得那扇“门”，早已被我抛在身后丈许。推开门后，并非崭新天地，仍是这缕我一路提来的、不断生长变幻的光，它笼罩着熟

悉又常新的街市、人间。

蓦地了然：何谓“提晨光”？是珍重此刻，将易逝的韶华凝于意识掌心。何谓“推新年”？是带着全部过往累积的体温与重量，坦然涉入未命尘埃簌簌落下，沾在衣襟。我不拂去。它们也是行囊的一部分。提着晨光，推新年之门，仿佛旧岁的薄暮与新的曦光，在门槛上交叠成一瞬斑斓的迷离。这一推，仪式便完成了么？不，仪式早已散落在之前提光的每一个刹那。

下得丘来，日头已高，手中空无一物，却又满满当当。巷口孩童奔过，举着风车，欢呼溅起老高。那虚掩的门，他们一冲便过，毫不察觉。而我，曾提着一缕纤弱晨光，在门前略顿一顿，用肩头体会过木质的纹理与温度，才缓缓推入——这或许便是年岁赠与的、微不足道又私己的典礼罢。

光影流转，街市如常。我空手而归，心中却提着一整年，柔和的、明亮的晨光。

又到了和旧年告别的时候。

这种告别总发生在冬天，带着一种仪式感的清冷。不像春与夏的交替，模糊又粘稠。冬天用明确的枯枝、凛冽的空气，在天地间划开一道口子，说：到这边来，旧的该走了。

年初，我计划养一株水仙。瓷盆是早备好的，白底蓝纹，边缘有一道极细的裂痕。蒜头似的鳞茎搁进去，注满清水，摆在朝北的窗台。它长得很慢，慢得我几乎忘了。每日匆匆来去，眼角余光里，只有一团沉默的绿影。直到某个加班晚归的冬夜，推开门，一股清寒香气劈面而来。它开了。五六朵小白花，瓣子薄得透光，簇拥着中间鹅黄的盏。我怔在门边，竟有些不敢走近。原来某些生长与绽放，根本无须见证。

六月，去了海边。并非蔚蓝明信片里的海，而是灰蒙蒙一片，天与水在远处缝成一条含混的线。沙滩粗砺，散落着断掉的缆绳和空螺壳。我脱了鞋，赤脚走。沙地吸收了所有声音，只剩下潮水吞吐吐的鼻息，哗——啦——哗——啦——一个老人坐在折叠凳上钓鱼，竿子伸向茫茫水面，像钟表伸出一根静止的针。我站了很久，看那浮子一起一伏。他没钓起什么，似乎也不在意。临走时我回头，他依然坐着，灰衣身影几乎与礁石融为一体。我想，他钓的大概不是鱼。

仲夏夜，城市突然停电。黑暗并非瞬间降临，而像墨滴入清水，缓缓洇开。楼下传来孩童惊喜的尖叫，随即又被大人低声喝止。我摸索到阳台，凭栏望去。没有了光的竞争，天幕竟显出丝绒般的质地，许久未见的星辰，一粒一粒钉在上面，清冷而确凿。对面楼宇窗户里，晃动着烛火与手机微弱的光点，像一艘艘抛锚的船。有人开始哼歌，调子很老，断断续续。我忽然觉得，我们平素活在太多的“亮”里，反而把自己照得单薄了。

清理书架，抖落出一张旧车票。纸张泛黄，字迹漫漶，只辨得出“2015”字样。十年。去了哪里，见了谁，为何事奔波，全然记不清。票根边缘起了毛边，诉说着无数次摩挲。我将它夹回书页。有些告别，发生得静默无声，连当事人都未曾察觉。

秋雨最缠绵那段日子，收到一封手写信。牛皮纸信封，邮票贴得端正。拆开来，字迹工整，是位久未联络的旧友。信里没写什么大事，只谈院中柿树结了果，谈近来读的一册书，谈女儿开始换牙。末尾写：“天凉了，勿忘加衣。”我将信纸贴近鼻尖，闻见极淡的墨水味，混着一丝遥远南方的潮气。电子屏幕待久了，几乎忘了，文字也是有重量与气息的。

深冬傍晚，路过街角面包房。暖黄

灯光透出玻璃，新烤好的面包香气，混着冷空气涌过来。我推门进去，铃铛“叮当”一响。店主抬头微笑，并不说话。我买了一个最简单的牛角包，捧在手里，温热透过纸袋传到掌心。走回家那段路，风很冷，但掌心一直暖着。那种暖，细小，实在，足以抵御一段寒风。

钟声快要响了。一年将尽，总习惯回头点数，拣拾些零散片段。有些像水仙香气，清冽袭人；有些像未钓起的鱼，空茫却笃定；有些像停电夜的星光，在繁华落后后才肯显现。它们来了，又走了，留下一道道印痕，浅的，深的，构成我生命的地质层。

我站到窗前，呵出一团白雾。玻璃上，自己的脸与窗外夜景叠在一起，虚幻又真实。远处有零星的烟花窜起，绽开，熄灭，仿佛旧年最后的叹息。

好了，2025。我轻轻说。然后转身，走向那盏为我亮着的小小的灯。